[聖經與文學]

天真的流失--解讀《蒼蠅王》的象徵意義

作者：郭秀娟 <http://www.cef.org.tw:50004/Lost_of_innocence.html>

|  |
| --- |
| 台灣社會在一連串情色風暴與彩券簽賭中，邁入二○○二年。有人大歎世風日下，指出這是社會的病態；卻也有人提出「通姦無罪」、「性變態無罪」、「賭博無罪」等主張。天真在流失，菁英在墮落，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基礎，逐漸瓦解，傳統價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。事實上，人性的全然墮落，應該溯及人類的始祖，自從亞當夏娃犯罪之後，背信、謊言、謀殺、淫亂、強暴、變態，就不曾止息。  golding因為，罪惡的根源在人性的本質，並不在於社會或環境的缺陷。這正是一九八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英國作家威廉‧高汀（William Golding, 1911~1993），在他最負盛名的小說《蒼蠅王》（The Lord of Flies, 1954），所要表達的主題。高汀在公開答詢時說：  全書的主題嘗試把人類社會的缺陷，溯源到人性的缺陷。其寓意無非是說，社會的型態維繫於個人的道德性，而不是任何的政治制度，無論這個制度多麼合理或多麼受人尊崇。  探討人性處境的寓言  《蒼蠅王》表面上描寫一群英國男童，年紀從六歲至十二歲，在核子戰爭的威脅下，飛機在疏散時遭到擊毀，被棄置荒島的故事。全書充滿複雜的象徵手法，在虛構的時空場景，上演一齣人性墮落的實驗劇，高汀明說這是一則寓言（fable）。  小說頭尾兩次提到貝冷汀（R. M. Byllantyne）的《珊瑚島》（Coral Island, 1858），高汀似乎有意解構這部高舉英國文明的歷險作品。貝冷汀讓三個英國青年--18歲的傑克，15歲的拉爾佛，14歲的彼得金--在珊瑚島建立井然有序的社會。貝冷汀的角色相愛互助，危險和威脅純粹來自外在環境，有鯊魚、海盜和充滿敵意的土著，最後土人還轉變成為基督徒，作者營造一幅理想的烏托邦國度。高汀卻讓一群英國孩童，在完全沒有外在威脅的富庶樂園，逐步退化為野蠻人，表達他對人性複雜的悲觀見解。  高汀將全體角色設定在小學階段，因為這個年齡層最少受到社會污染，在一次訪談中他說：  孩童是那樣無助和脆弱，因此他們可能對同伴作出最恐怖的惡行。脆弱的事實，再加上對自己的本性無知--雙胞胎會將同在母親胸前的兄弟推開，無法瞭解他們在傷害自己，不能明白這樣的舉動違反社會的規範--這是無知。我們卻當作天真。我就犯這樣的錯。我相信罪惡的根源，早就烙在孩童身上，一旦有機會外顯，它所表現的就是自私；當然，原罪和自私，是兩個可換用的詞。  mapbig  故事一開始，高汀對無人島的描繪就是伊甸園式的。主角是有一頭漂亮金髮的拉爾佛，接著登場的，是成為他最佳夥伴的小豬。兩人檢視這個屬於他們的島嶼，歡欣地宣稱「很好」。島嶼四周的海水清澈見底，發亮的魚群到處閃動；在粉紅色花崗岩形成的山嶺和平臺，植物蒼翠茂密，到處是果實的香味；島上有螃蟹、野豬可吃，有淡水可供飲用及洗澡；南太平洋的氣候更是宜人，孩子們很快就打起赤膊。  s_firep800受困在荒島的孩童中，有一群教會詩班成員，高汀讓他們穿著黑色制服上場，外套左胸?有銀色長十字，頭戴縫了銀徽的黑方帽，高汀似乎有意影射納粹的黑衫隊伍。詩班的領袖傑克，在第一章結束之處，業已拔刀出鞘，一場獵人的野蠻戰爭，隱然展開。  多位評論家一致指出：《蒼蠅王》的四個主要角色，分別代表了人類或人性存在的四種典型--靈性、理性、善性與惡性。  靈性的消失  全書最神祕的角色，是代表靈性的西蒙（Simon）。他天性害羞，說話有些口吃，是世間少有的高貴人物。他不自私，總是想到別人的需要。當孩子們玩瘋了，沒人願意蓋茅屋，只有他主動幫忙；他為小豬被罵叫屈，指出他們利用他的眼鏡生火；他將自己一份肉分給小豬，為小小孩摘取他們採不到的果子。  西蒙時常一個人，退隱到森林的矮樹叢中默想，傾聽島上的聲息。他是孩童中最有靈性的，難怪作者給他取了一個聖經名字：「傾聽者」 (參創世記二十九章33節西緬之意)。西蒙具有高度的直覺，能透視人心，他預言拉爾佛必能平安回家。作者幾次藉他傳達小說的中心意義。當眾人繪聲繪影地談論怪獸，西蒙發出先知般的直覺：「也許猛獸就是我們自己。」高汀更讓他在一個近乎幻境的場景，與「蒼蠅王」--插在尖樹枝上的豬頭，四周聚滿蒼蠅，是傑克獻給猛獸的禮物--對話：  別空想猛獸是你們可以隨意獵殺的！你知道的，不是嗎？我就是你的一部分。靠近過來，靠近過來，靠近過來！我就是使得你們的事情沒有進展的原因，懂嗎？我就是使所有事情停滯的原因，知道嗎？（頁227）  「蒼蠅王」一詞出自聖經，由「別西卜」（Beelzebul，參太十二24~27；可三22~26；路十一15~19）意譯而來，這個希臘字源自希伯來文「巴力西卜」（Baual z}B|B，參王下一2、3、6、16），意思就是「蒼蠅王」（lord of flies）。（見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vol. 1, p.639）  高汀選用這個令人震驚的詞彙，來表達「人類筋脈中的狂暴性與污穢物」。豬頭「蒼蠅王」，曾以死亡威脅西蒙，預言他將在其他孩童的玩樂中喪命。後來，西蒙在一群蒼蠅引導下，發現猛獸的真相：原來大家所恐懼的猛獸，不過是山頂上一具傘兵腐爛的軀體。西蒙流著鼻血衝下山來報信。  高汀有意將西蒙寫成基督型的角色，事實上，西蒙也像摩西，當他從山上下來，看見眾人正狂歡跳舞，進行著一場異教的獻祭儀式，彷彿摩西面對山下拜金牛犢的以色列百姓。高汀運用了高明的反諷：想要報告猛獸並不存在的西蒙，被當作猛獸殺死；然而他的慘死，說明了猛獸的確存在，存在人內心深處。  西蒙的血染紅了沙灘，血跡一寸寸擴散開來，「屍體被一群光亮而好奇的生物圍繞著，在永恆不變的星宿銀光下，緩緩地向浩瀚的海上迤移而去。」（頁242）高汀以極富詩意的筆調，描寫聖者西蒙之死。他的死，並非只是一場意外，在眾人圍勦聲中，有小孩認出他來，只是群眾早已陷入瘋狂狀態，在人聲與雷聲交加下，西蒙被活活撕裂。當時，拉爾佛和小豬都在場。  理性主義之死  代表理性的是小豬（Piggy）。高汀將他塑造為矮小肥胖，有氣喘，不會游泳，戴著近視眼鏡的一個軍師型角色。小豬好像什麼都懂一點，他教導拉爾佛怎樣吹響海螺召集眾人，讓海螺成為島上法制文明的象徵；他建議編列名冊，將眾人組織起來；多次為幼小的弱者發言。在小說中，小豬的眼鏡成為取火的工具，火堆產生的青煙，是獲救的關鍵。小豬看似聰明，主意也多，他似乎明白：惟有在島上重建大人的法制文明，弱者才能獲得保障，才有生存的可能。然而，高汀似乎有意矮化人類理性的功能，小豬在他筆下，講一口破英文，老是嘮叨同樣的事情，自以為是卻眼光短淺，不擅表達，成為大家取笑欺負的對象。作為小說中科學和理性的代表，小豬的眼鏡先被打破，成為半盲，後來眼鏡被傑克等人偷走，至此，小豬和拉爾佛想在島上建立的理性統治，已經逐步瓦解，小豬大聲疾呼：  哪一種好？是像你們畫上黑色的鬼臉好，還是有理智的拉爾佛好？  哪一種好？是法律和協議好呢，還是打獵和殘殺好？  哪一種好？是法律和得救好呢，還是打獵和破壞好？（頁288）  天真的小豬誤判了這群獵人的情緒，挑動他們攻擊的念頭，不幸被巨石砸到頭破血流，腦漿溢出。代表法制的海螺，此時也碎成片片，高汀宣判了理性主義的死亡。  善與惡永遠的爭鬥  代表善性的拉爾佛（Ralph），對西蒙的死愧疚不已，小豬卻一味推諉，說西蒙的死純屬意外、是他自找的。小豬的辯解，不過突顯人類理性與智性的有限，在處理人性黑暗的現實上，軟弱無力。  拉爾佛是個來自中產家庭的孩子，雖然「小豬表現得頗為聰明，但明顯的首領是傑克。可是，拉爾佛很冷靜，他坐在那兒就很突出；他個子大，外貌帥，而最渾然有力的表徵，還是他手中那隻海螺。」（頁32）就這樣，孩子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樣，以外貌取勝的拉爾佛被選為領袖。  選舉領袖一事，在傑克和拉爾佛之間，埋下深仇大恨，只是拉爾佛一直不能明白：為什麼傑克那麼恨他？拉爾佛是個相當負責任的領袖，分配大家擔任取水、蓋茅屋、生火煙、備食物等工作，但他對於來自傑克的挑戰，全然無力招架，幾度想要放棄當領袖。全書可悲之處，莫過於拉爾佛看到傑克因擅於打獵，供應大夥美味的烤豬肉大受歡迎，於是向傑克看齊，也拿起長矛試圖捕殺野豬。更悲哀的是，拉爾佛和小豬沒有能力消除眾人對猛獸的恐懼，不由自主地加入獻祭儀式，竟在謀殺西蒙的悲劇上有份。  雖然軟弱無力，拉爾佛卻沒有向邪惡的勢力完全屈服，他訂下擁有海螺才能發言的規則，曾七度召開會議，努力維持島上的秩序；他也不曾停止自己內心善念與惡念的掙扎。他發出了全書最重要的提問：「事情為什麼會開始毀壞？」小豬和他將矛頭指向傑克。  s_jack800代表惡性的傑克（Jack Merridew），是全書惟一擁有全名的角色，他是天生的領袖，知道自己想要什麼。他故意藐視拉爾佛訂下的規矩，怠忽生火的職守，只以打獵為樂。他以美味的食物和提供安全感為餌，使人心歸向他。全書七次狩獵，生動記錄了他權力的崛起，怎樣墮落為專制獨裁的野獸。  傑克設計獵人的鬼臉，在臉上畫著紅白黑的顏料，躲在面具背後，讓人感覺自己已從羞恥與不安中掙脫。他教導獵人唱著殺豬的韻律：「殺死那猛獸！割斷牠的喉嚨！放出牠的血！」他使狩獵成為孩童搶著加入的榮譽行列，提供他們生存的價值和樂趣。傑克很像希特勒，是權謀高手。本應代表光明的詩班長，竟帶領一群詩班成員，成為殘忍嗜血的獵豬高手，最後淪為獵人頭的劊子手，將眾人帶向地獄。高汀曾說「人類根本沒有所謂天真無邪的年齡，因此人類本身得作一種永無止境的戰鬥。」《蒼蠅王》顯然不是孩童天真無邪的遊戲而已，高汀直搗人心的戰場，對於人類在善與惡之間的永恆掙扎，發出徹底的絕望。  諷刺的救贖結尾  小豬慘死之後，一隻隻長矛向拉爾佛直飛而來，傑克帶著手下那群無名鬼一路叫嘯追殺。最後，這群野蠻人竟焚燒森林，要把躲藏的拉爾佛燻出來。整座島嶼在燃燒，火舌向拉爾佛直撲過來，「他滾下溫熱的沙灘，兩手抱住頭顱以免受傷，一面祈求上蒼的憐憫。」（頁317）這是全書僅有的一次祈禱，事實上原文只說trying to cry for mercy，沒有明言祈求的對象，不過是陷入絕境者本能的呼救。整本小說沒有向上帝的祈禱，詩班成員即使在恐懼中，沒有人想到過禱告。  拉爾佛呼求的救贖，終於來到，一個海軍軍官吃驚地俯望--跪倒在地的拉爾佛。書末他痛哭失聲，「他為天真的失喪而哭、為人類心靈的黑暗哭泣，以及為一個真誠聰明，名叫小豬的朋友從空岩墜落而哭。」（頁321）  對於《蒼蠅王》的結尾，高汀曾這樣註解：  末尾成人的出現顯得嚴肅而有作為。但在現實生活中，成人與陷在荒島孩子的象徵性生活，卻有著同樣的罪惡。那個軍官在阻止了一次獵人頭的狩獵之後，打算用巡洋艦把孩子從荒島帶走，但是那艘巡洋艦不久便要以同樣仇恨深遠的方式去追逐敵人，誰又能拯救那成年人和他的戰艦呢？  第二次大戰期間，高汀在英國海軍服役五年，戰爭摧毀了他對理性主義的信念。他不只對殘暴的希特勒政權感到深惡痛絕，他更驚訝地發現，自己在軍中的同袍同樣嗜血，同樣具有納粹的本質，只不過他們沒有生活在納粹的制度底下而已。對於高汀而言，德國和英國老百姓，不論作為惡人的爪牙還是罪惡的姑息者，同樣都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產物，並非貝冷汀筆下的野蠻人。人類在戰爭中自相殘殺，不管有無信仰，我們一再地將基督重釘十字架。  高汀對人性的幻滅，使他的作品極度悲觀。在一次訪談中高汀指出：「拉爾佛應為西蒙哭泣，而不是為小豬哭泣。」只是，已經喪失性靈的世人，像拉爾佛一樣，再無法擁有西蒙對人性的透視。作為一個更正教信徒，我想高汀認為人類最大的悲哀，不僅是天真的失喪，更是信仰和上帝的失落。當上帝在個人的生命和生活中，未曾佔有一席之地，這是最大的不幸。  因此，我們在《蒼蠅王》找不到救贖。小說裡西蒙的死，沒有意義，未能帶來任何的改變和影響，或許，如一位評論家所說，高汀藉此表達：「救贖無法由內部達成，救贖只能從外界而來」。  參考資料：  1. Friedman, Lawrence S., William Golding, The Contimuum Publishing Company (New York: 1993)。  2.Olsen, Kirstin, Understanding Lord of the Flies, The Greenwood Press (Westport: 2000)。  3.威廉‧高汀著，楊耐冬譯，《蒼蠅王》（台北：志文出版社，1994再版）。  4.陳鵬翔，〈蒼蠅王的人物刻劃與風格〉，《中外文學》第十二卷‧第十期，頁22~37。  5.崔光宙、方永泉，〈蒼蠅王--剖析人性的絕望與希望〉，《社教雙月刊》61卷，頁40~42。  s_pannew  [原刊載於《校園》雜誌2002年3/4月號] |